

真
情

□王晶晶

又见柿子红,像记忆里满铺的夕阳,又像夕阳下悠长的呼唤,只是,那个陪伴在身边的人已不会再来。

那年盛夏,蝉鸣声撕扯着燥热的空气。高考结束后的第十个黄昏,我颤抖着手指逐题逐字对完答案,最后一丝侥幸如同烈日下的露珠,倏忽消散。我跑向田野,蹲在田埂边,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的嫩肉里,浑然不觉疼痛。

邻家的柿子树已挂满青果,我攀着粗糙的树干往上爬,树皮在膝盖上磨出细密的血痕。坐在最高的枝丫上,能望见自家院子里晾晒的被单,在晚风里翻飞如白帆。远处收割过的麦田里,金黄的麦茬闪烁着细碎的光,像无数折断的梦想,凌乱地插在焦渴的土地上。

“晶晶——回家吃饭喽——”

这声音穿过暮色传来,像是蒙着层毛玻璃。我低头望去,奶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正蹒跚在田垄间。夕阳把她的身影拉得很长,银白的发髻散落几缕,黏在汗津津的额角。第二声呼唤响起时,我的喉咙突然像被什么哽住

树下的呼唤

了。那声音里带着钩子,一下下刮着我的耳膜。她枯瘦的手搭成凉棚,浑浊的目光扫过每寸土地。我屏住呼吸,鬼使神差地咬紧了嘴唇。

当她的脚步声渐渐飘远,树影已经爬过整片菜畦。我看她转向村口的打谷场,单薄的身影被晚风吹得摇晃,蓝布衫紧贴在嶙峋的脊背上,有几次她险些被田垄绊倒,却始终没停下呼喊。听着她的呼喊越来越紧,恍惚间,我记起她总把好吃的藏在樟木箱底,周末我翻箱倒柜时,她就倚着门框笑,眼角的皱纹里盛满蜜糖。

努力隐去眼里的泪水,我想,我应该回去了。

蝉鸣渐渐隐去,只剩下路灯投下昏黄的光晕。走到巷子口,远远就看见奶奶瘦小的身影站在灯下,不停地朝路口张望。她的背微微佝偻着,像一棵被岁月压弯的老树,满头白发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,看到我的瞬间,她踉跄跑来,一把将我搂进怀里。我能闻到她身上熟悉的肥皂香,感受到她颤抖的手轻拍我的后背。

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……”她哽咽着重复这句话,泪水打湿了我的肩膀,却又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融进了夏夜的温柔里。

那年冬天格外寒冷。

是夜,惊闻噩耗的我攥着新买的羊绒围巾和帽子冲进里屋——我的

奶奶,那个满头白发的和蔼老太太,此刻像片干枯的落叶躺在床上,双目紧闭,呼吸微弱。听到我的声音,她突然睁开眼,青筋凸起的手紧紧攥住我和姑姑的手,嘴唇嗫嚅着,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冰冷的月光透过窗棂,在她凹陷的眼窝里投下蝶网般的阴影。姑姑一边用棉签蘸水润湿她皲裂的嘴唇,一边轻声安慰:“在呢,在呢,我们都在的。”那片阴影慢慢浓重,那双粗糙的大手重重落下,奶奶阖上了双眼。

周围哭声渐起,而我仿佛置身于真空之中。那个在树下呼喊我、在灯下等待我的她,永远离我而去了。

后来,姑姑告诉我,30多年前,奶奶曾因一些事情短暂精神失常,时而清醒时而糊涂,总在深夜赤脚跑进砂石厂,直到被家人找回。有时被家人找到时已经清醒,却因为迷失方向而惊慌失措。姑姑说:“你奶奶这辈子啊,最怕身边人突然不见了。”我这才明白,那日在柿子树上听到的,不单是呼唤,更是一个曾经丢失过自己的灵魂,对可能重演悲剧的恐惧。

如今每当我闭眼,总能看见她立在暮色中的模样——蓝布衫被晚风鼓起,像面褪色的旗帜。其实她从未真正走出那个砂石厂,所有深夜的惊醒与白昼的守望,都是怕至亲之人也坠入她曾沉沦的荒原。

树影摇曳间,我终究没能应答的那声呼唤,如今化作心尖上一枚青柿子,在记忆里日夜生长,涩得发苦。

感
悟

保暖衬衫

□淮战科

20多年了,早已习惯了冬天穿保暖衬衫,并不觉得有什么突兀或不妥。

当然,保暖衬衫我并不贴身穿,天气还不太冷时,里面套着背心,寒风凛冽时,里面套着秋衣。而且也不直接穿在外面,天气不冷时,外面穿着夹克外衣,等寒气刺骨时,便会裹上厚厚的羽绒服。

保暖衬衫能够遮挡住穿在里面背心、秋衣,可夹克外罩、羽绒服却藏不住它的存在感。那突出的衣领,就是衬衫的标志。特别是当夹克外罩、羽绒服的拉链没拉上去、两襟敞开时,保暖衬衫在冬日里就显得格外醒目。

大概10多年前,我还“年轻”,冬天穿着保暖衬衫,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欠妥——“年轻”嘛,火气旺盛。近两年有些不一样了,我已从“奔五十”迈入“奔六十”的行列,寒冬里穿着它出门,经常被遇到的熟人诧异又关切地问询:“你穿这不冷?”“不冷,里面还套着秋衣呢。”也常被朋友揶揄:“真是老小伙!”“秦琼马膘在内!”好像我穿的不是保暖衬衫,而是炎炎夏日里的薄衬衫;好像我是个不知冷热的“老二杆子”。

难道冬天外衣里就只能穿毛衣、毛衫?难道他们不知道商店有保暖衬衫卖?还是人年过半百后,穿保暖衬衫就不合时宜呢?

反正我是不喜欢穿毛衣、毛衫的,受不了那些绒毛像小虫子似的在脖颈上刺挠的感觉!

那就继续穿我的保暖衬衫吧,管他“老小伙”背后的潜台词是“老二杆”的揶揄!

穿自己的保暖衬衫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。

心
语

心上,一龛月光

□张海萍

你是我心上,一龛常住的月光
闲时,是归港的暖潮漫过肩颈
忙时,是破晓的锋芒刺破雾瘴
不必拥抱,灵魂已在星轨间相拥千场
无需丈量
思念早漫过时光的旧岸与新江

你是灵魂唯一的归处
是那扇
永远虚掩着的、容我随时叩响的窗
是藏在胸口左襟的伞
静时,如蝶翼轻颤着栖于掌心
雨来,便决然撑开——
护住整个晴朗的穹苍

当商星沉入天蝎的赤瞳
你以亘古不熄的火
灼亮我荒芜的夜空
心在明堂布政的宫阙跃动
尘世所有被称颂的圆满远方
原来不过是——
你在我心尖,轻轻点燃的那粒微光

追
忆

□金展

初秋的北京,天高云淡。前门西大街137号,西城区京华实验学校的红漆大门静静矗立。我年迈九秩有四,在儿孙们的簇拥下,缓缓踏入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。近80年了,我终于再次回到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。

1948年到1949年6月,这里曾是我就读的南堂中学,虽校名几经更迭,牌匾换了新的字样,可那幢“门”字形前出轩式二层红砖楼,代表着清末民国初期中西合璧风格的教学和宿舍楼,依旧保持着旧时模样。

今日,应儿孙们之邀,我又一次站在这片土地上。岁月如梭,当年稚气的少年,现已儿孙满堂、四世同堂。可巧可喜的是,我的重孙女金千寻如今就在这里读小学。真的觉得,此地和我们家很有缘分。

情
调

□王逸群

晚秋的美景,是各色叶子绘就的杰作。为了一睹秋叶之美,周日一大早,我便漫步在静谧的校园。

东墙一带,长着一排排整齐高大的白杨,叶子近乎全黄了,间或有些绿叶。小片小片的黄叶在微风中忽闪摇曳,像一面面小扇子,扇得秋意更浓了。不经意间俯身,树下已铺了一层厚厚的“黄毯”,偶有几朵红色、粉色的小花点缀其间。此时此刻,克莱德曼的钢琴名曲《秋日私语》似乎在耳畔悄然响起,于心灵深处缓缓流淌。

拐向北,便至校园北侧的围墙。长长的墙上密布红彤彤的爬山虎,宛如一长

南堂旧影

在校园里,我拄着拐杖,漫步眺望四方。正面的二层楼是校领导和教师办公室,我们学生一般都怯生生的,未曾踏足。两旁的二层楼是教室和学生宿舍楼,走廊连着一间间屋子。我眯起眼回忆当初,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同窗:大家在教室里上课,专心听老师讲各门学科,复习做作业,书声琅琅;傍晚时分,天空被染成了橙红色,大家在校园散步聊天,说东道西,十分热闹。

重孙女蹦蹦跳跳地拉着我的手,亲切地说:“太爷爷,我们的教室在这边呢,可亮堂啦!”孩子的雀跃让我满心慈爱。孙子搀扶着我去看当年住过的宿舍,推开门,旧时的单间已打通,成了宽敞明亮、书香四溢的教室,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。儿女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媳都围在我身边,听我讲当年在校的趣事,问这问那,场面温馨。

学校负责人热情地迎过来,与我亲

晚秋,绕校园一匝

溜燃烧的烈焰,颇有“虎”之气势。爬山虎生命力极强,多年来已牢牢控制了这里,不愧为名副其实的“虎踞”之地。

横穿广场,来到大礼堂前,一片竹林依然绿意盎然,青翠可爱。几十株银杏树虽不甚粗壮,却也满身披金甲,黄得亮眼。闭目遐思,若干年后,这里定是校园热门打卡地,回荡着莘莘学子的笑语和浪漫。

最震撼的,是南边紧邻操场的那条悠长树廊。两旁的高大法桐枝繁叶茂,“枝枝相覆盖,叶叶相交通”,这样一条林荫大道,即便炎热的夏天也只有花花点点的碎光洒落,从下面穿过凉爽惬意。而今,硕大的叶片以砖红色为主,辅以黄绿,层次分明。脚踩在落叶层上,柔柔的,很舒服。恰

好,北边的教学楼也是砖红色瓷砖,二者相互映衬,浑然构成一片宏大的古雅空间,犹如一幅浓彩的油画。漫步其中,好像走进了秋的深处。偶尔有女生与同伴手拉手缓缓走过,这幅画便“活”了。

我想,万物皆有各自的高光时刻。仅就草木而言,便有春花、秋叶,还有累累硕果。那么人亦当如此,每个人也应发奋作为,展现最美的自己,才不枉来这世上一遭。

近段日子,微信朋友圈、报纸电视上,各地秋景美图纷至沓来。不过,再漂亮的图片、视频终究难抵身临其境的真切体验。这般看来,这校园晚秋之景,一点也不逊色。